

今夜星辰从书

红杜鹃

政协开化县文史委员会
浙江省开化县文联

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红杜鹃



政协开化县文史委员会 编
浙江省开化县文联

主编 潘玉光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北京

红 杜 鹃
——《今夜星辰》丛书
政协开化县文史委员会 编
浙江省开化县文联

主编 潘玉光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杭州大学印刷厂印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发行部

开本787×1092 1/32 19.3千字 8.6875 印张

1991年5月北京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80035-824-0/I·119

定价：3.50元

目 录

序	程渭山	(1)
南华翠竹与天齐	罗宪文	(4)
陈毅司令传圣火	潘玉光	(14)
暗投明珠重见天	叶长庚	(21)
红军再破华埠镇	腾 腾	(35)
货郎摇鼓送春雷	方金水	(44)
燎原渐西一星火	洪 达	(54)
老宋巧除地头蛇	潘玉光	(61)
观喜功盖少华山	洪 达	(71)
刀光辉映池淮港	傅长江	(78)
凤叉岭上凤奋飞	韩武生	(88)
石川铁汉张春娜	姚鸿源	(100)
砍倒毛竹竹鞭在	周黎明	(108)
越岭渡江向延安	张永亮	(116)
青山有幸埋忠骨	韩武生	(125)
真金彪炳千秋史	姚志元 洪根达	(136)

死为革命更光荣	占传坤	(163)
秋高叶红九龙山	毛胜田	(174)
石匠石心斗敌顽	邱加卫	(185)
江小妹智脱虎口	蔚 萍	(195)
玉村槽工举火把	杨苏萍	(201)
白石尖下三壮士	汪东福 鼎 国	(208)
魂断马金大通桥	兆 女	(218)
铁杆铜枝一青松	陈 渝	(228)
碧波红浪赤子心	汪建平	(235)
山高水长军民情	郑越华	(243)
雾散云开见太阳	汪建平	(251)
吕周喋血许昌城	潘玉光	(257)
附 开化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	毛善清	(266)

序

程渭山

开化地处浙西边境，浙皖赣三省七县交界处，境内层峦叠嶂，地势险要，素有“饶歙屏障”之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化是由方志敏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闽浙皖革命根据地之一，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29年，开化杨林乡店前村贫农程石根就在江西苏区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9月，江西德兴县委根据赣东北特委指示，在开化张湾乡建立了中共油溪口支部，12月，赣东北省委将德兴东部的五个区连成一片，建立了化务德特区委，作为革命向浙皖发展的领导核心。1932年三月，化务德特区委派出张功仁、黄水才等同志和赤色警卫团一三八连到开化工作，在白沙关建立开化特别支部，四月即在白沙关建立开化一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并同时建立了一区游击队。1934年秋，化务德中心县委又派出保卫干部赵礼生到开化工作，建立党组织和红军武装。他与开化长虹乡昔树林村游击队负责人邱老金密切配合，在长虹乡库坑、老屋基一带活动。1935年5月中旬，在开化的库坑建立开务休中心县委，下辖七个中心区委。1936年，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开务休中心县委改为浙皖特委，特委机关驻地就在开化何田乡福岭山，下辖

婺德中心县委、衢遂寿中心县委、休宁县县委、开化县委等四个县委和婺源中心区委。据统计，在二战时期，开化共建立了党支部110个，发展了党员513人，建立了团支部91个，发展了团员276人，建立贫农团110个，参加人数达到3461人，建立妇女会46个，会员达到226人，当时，革命烈火不仅燃遍全县，而且成了浙西、皖南革命的中心。

在革命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同时，革命的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全县参加红军、游击队和地下工作的人员达到二千多人，先后建立了开化一区游击队、化婺德独立营、开婺休游击队、浙皖军分区、浙皖独立团等多支革命武装队伍，共打仗百余次，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一大批有生力量，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等战利品，而且还配合主力红军，两次打下浙西重镇华埠，两次攻克开化城。在武装斗争的配合下，各地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轰轰烈烈。全县处决了土豪劣绅81人，伪乡、保长23人，开仓分粮29万多斤，并在十一个村进行了土地改革。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中央红军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开化还建立了一条从华埠到江西的红色贸易线，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苏区，仅运送的食盐一项就达几百万担。

面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进行残酷围剿的同时，调集重兵对开化革命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1936年11月，蒋介石亲自任命国民党第28军军长刘建绪为皖浙闽赣剿共指挥部主任，令其坐镇衢州，对我进行重兵围剿。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开化游击队和根据地人民，仍然英勇奋战，坚持战斗到1937年10月间，隐蔽保存的余部到1938年跟随陈毅率领的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在整个二战时期，开化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的革命斗争，从1931年红军首

次攻克华埠，到1938年春会师新四军奔赴抗日，坚持了七年之久，全县英勇牺牲有367人，被抓去坐牢214人，房屋被烧毁340间。开化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牺牲，作出了贡献。

在二战时期，邱老金、赵礼生、邹开道等烈士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开化人民记忆犹新；他们那种为了革命的胜利，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一切，勇往直前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开化人民不断前进。

编写出版《红杜鹃》一书，是时代主旋律中的一个音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的一块砖瓦。她既记录下烽火万里岁月里革命者的风采，表达对先辈的崇高敬意，也树立起万代楷模，将在人们提高道德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作用。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积极创造，不断拼搏，实现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从温饱走向小康，把开化这块洒遍革命先辈热血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开化，这个革命老区人民有着光荣的昨天，也一定会有光辉的明天和后天！

南华翠竹与天齐

罗宪文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方志敏、刘畴西、粟裕等率先遣队从休宁县翻越马金岭进入开化县西坑口，折转向北行军，是日有雨，红军数千人就在丰盈坦、龙门下、大麦坞一带宿营。乐少华、刘英等负伤同志与军团部驻在汪家水碓房里。十日，先遣队取道淳安樟村、枫林坞进入开化，先头部队到了大龙村，侦察班报告发现敌情，即由刘智生连长率领八十余人跑步前往，抢占住大龙村外的制高点凹头庙。当敌21旅向前涌来之时，我以五、六挺机枪居高临下阻击。敌在飞机的配合下与我军激烈战斗，红军战士虽处于弹药不足，饥饿疲劳的情况下，仍英勇顽强以一当十，多次进行拼刺刀肉搏战，终拒敌于大龙村外，完成掩护我主力撤出大龙村改道前进的任务。战斗从上午十时打到天黑，敌死伤惨重而缩回岭里、杨岭一带，我军也有五十多牺牲，留下刘智生连长等二十四、五人。

我军撤出大龙后，整夜行军经淳安溪滩村、清风岭，又进入开化马金镇界首村。因连日阴雨，山路坎坷，行军艰难，至天亮，前部才至江家高韩，后部尚在溪滩。部队向界首、霞山等地群众买了些干粮充饥，并写标语作宣传，霞山横翠庙墙上至今还留有字迹：“贫农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落款是“先遣队宣”。

烟苍苍，雾茫茫，雨雪潇潇，天地蒙胧。十一日的黄昏。在这浑浑沌沌的时候，一只仙鹤徐徐飞到浙西山区的张村。不，飞来的不是仙鹤，而是一匹洁白的高头大马。大白马走到村中小酒店前，骑马人松开缰绳，翻身下地。他站在屋檐下，伸手向后掀下雨衣帽，又捋捋头发。嗬！漆黑的头发往后披，虽然有点蓬乱，却显示出豪爽、开朗的风度、他方正的脸膛，匀称的五官，十分潇洒、英俊。他就是方志敏主席。

方志敏在小街石板路上缓缓行走着，脚提起那么慢，落地那么沉。他那忧郁的目光移过一扇扇大门，两道剑眉慢慢向眉心挤拢，怎么回事？正是晚炊之时，为何冷冷清清，无人无声？嗯。自古来，兵匪一家，虎去狼来，吮血食肉。即便不抢，也要大动干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闹得鸡犬不宁，百姓恐慌。今日见兵，能不望而生畏，避让三舍？唉！何日里能射天狼，扫强梁，热血染红新中华，国泰邦安民富强！？

他在一二丈长的木桥头站住，眼里流出了惆怅、痛苦。是啊，身为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尽快解除困难，救民倒悬，使国家和平，使民众安宁，怎不心如火焚！尤其是出师未捷之时，更有“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感慨。

这时，桥头小屋的楼上，一扇窗门轻轻向里打开。一个蓄着山羊胡子的脑袋慢慢地探出来。当他看清方志敏的脸容时，不觉眉毛一扬，眼睛睁大，好脸熟！哦，对啦，是他！是他！！

去年十二月五日，北风怒号，如猛虎狂啸，白雪漫天，如鹅毛飘飘。清晨，许金荣老人准备去挑水，他刚把小门开

开一条缝，一股冷冽寒风扑了进来。他不由自主地紧裹了一下破棉袄的衣襟。当他再伸手打开门时，又忽地急忙关上。噢，门外有兵！

对面，他家的柴棚里，一个人躺在稻草堆上，身上盖着件大衣，看来是官，他生病了，要不，怎么会有四、五个兵守在他身边？你看，还有勤务兵送吃的来哩。这个勤务兵，削瘦而方正的脸庞，明星般的眼睛，给人精力充沛，和气英俊的感觉；他脚穿满纽草鞋，身穿灰黑军装，显得威武强壮，气宇不凡。他端着小碗，一勺一勺地喂进躺着的人的嘴里。

不多时，队伍就出发了。勤务兵又解下门边的大白马，朝棚里的人说：“扶小田上马。”

棚里的兵一齐站起来，互相看看，又向勤务兵投过询问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说：“不，我们背小田走。”

勤务兵不满地皱皱眉头：“唔？”奇怪，他没有说一句话，大家都服服贴贴地照他的意思做了。勤务兵送走大白马，又钻进柴棚。他一只手伸进口袋，摸摸裤袋和下衣袋，又捏上衣袋。糟啦，他是不是找火柴，要烧柴棚？

老人正想开门冲去，却见勤务兵掏出一块光洋放在鸡窝上，他还把稻草绑好，堆放整齐再走开。

走进柴棚，拿起光洋，眼望草堆，好生怀疑，活了几十年，没见过这样好的兵！以前兵来，不是抓夫挑担，就是抽兵派税，可这些兵，却给钱。

老人疑惑地望着这些兵。村头岭上，山似玉簇，树如银妆，一队人马盘旋而上，但前进很慢，尤其是那匹马，爬上去又滑下来。天气寒冷，雪地一冻，哪能不滑！翻山越岭更是困难。于是，他跑进屋，拿出杠杖，把稻草挑到岭上。

二话没说，就解开稻草一路铺去。勤务兵紧紧握住老人的手，感激地说：“老人家，你真好。”老人憨笑着。

这时，骑在马上的伤兵又发起高烧，头晕目眩，险些摔下马。怎么办？带着走吧，一路上缺医少药，还要行军打仗，对伤兵有害而无益。

“把小田委托给这个老人吧！”勤务兵十分郑重地作出这个决定，他也是忍痛割爱呀。

勤务兵扶下小田，对老人说：“老人家，拜托你了。”

“不要紧，哪个人没有难处。”老人和善地说。

在老人家里，他们安置好小田。老人递旱烟筒给勤务兵，“你们是什么兵？”

勤务兵吸了两口烟，笑咪咪地回答：“我们是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兵。”

老人若有所思地：“噢，难怪这么好。嗳，那你们做些什么事？”

勤务员将烟筒在鞋上磕了磕，说：“我们要打倒外国强盗，打倒蒋匪帮。蒋介石是棵大树，百姓是树下的草，吸不到雾，晒不到太阳，会枯死。土豪是大树的根，挖了大树的根，大树就倒。现在，我们是北上抗日，赶走东洋鬼子，要不，就会做亡国奴呀。”

老人深有感触地点点头。

勤务兵呷了茶，站了起来：“老人家，我赶队伍去了。”

老人拉住勤务员的手：“什么时候再来？”

勤务员走到门口，望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心情沉重地说：“难料哪。”

老人急切地：“那你得留下个姓名、地址呀。”

勤务兵用手摸了摸下巴，略微思索一下，说：“我叫千总，江西弋阳人。”他握着老人的手，亲切地告别：“再见，老人家。”勤务员健步跨出大门。他走出一段路，又回头向老人挥挥手。

老人送走勤务兵后，小田有点清醒了。小田挣扎着坐起来，惊疑地望着老人：“嗯？！”

老人急忙上前扶他坐起，靠在床档上：“别慌惊，你就安心养几天吧。”

小田想掀开被下床：“不！我要跟队伍走！”

老人把棉被拉到小田胸前：“等你病好了，千总先生会来接你走的。”他又带着称赞的口气说：“你的勤务兵千总先生真好哇。”

小田一听，禁不住笑出声来：“老伯伯，你弄错了。我是他的勤务兵！他叫方志敏，是我们上千人马的总司令！”

“啊？司令！”老人半信半疑，“他不是勤务兵。”

“也对。他总是说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兵，是战士的勤务兵。”

是他，肯定是他。

老人猛地拉开窗门，喊：“方千总！”

方志敏扭头一看，惊喜地：“是你！”他快步走过来，握住老人的手。“你家在淳安乘风源，怎么到这里来了？”

老人坦然地回答：“白兵要抓嘛，就到亲戚家来避避风。嗳！小田赶上队伍没有？”

“赶上了。他还在后面。”

老人拉着方志敏要往屋里走：“方千总，到家坐坐吧。”

方志敏感叹地说：“村里人都在山上担惊受怕，忍冻挨

饿。我坐不下来呀。老大伯，麻烦你带我去找大家回来，在家里安心吃饭，安稳睡觉。”当晚，部队在张村、中村宿营，指挥部就设在张村程昌明家里，前面的中药铺里安有无线电台，门口竖起根木杆，架起了天线，手摇发电机及电台在嗡嗡作响。

村里人回家了，他们对目而视，交换着惊奇、赞赏的目光。你看，家家户户都有兵，这些兵荷枪倚墙打盹或卷缩在草堆旁入睡。而家家户户的柴未动一根，米未动一粒。乡亲们想为这些兵烧些吃的，又不忍心惊破他们的甜梦，他们太累了，有几个兵站着靠在屋柱上睡呀。可是，冷雨飘，寒风吹，冻坏了怎么办？乡亲们不约而同地在堂前摆上火盆，烧起白炭火。一团团火光在闪耀。啊！这不正是群众的热血在沸腾，热情在奔放，红心在跳荡！一堆堆炽热的火，多象一簇簇报春的杜鹃花？多象一只只朝阳的金凤凰？

深夜两点。方志敏推醒司号员：“整队出发。”司号员正要取下腰间的军号，方志敏的手按住了军号，轻轻地说：“别吹号，传口令就行了，让老表们舒舒服服地困觉。”

部队出发了。忽然，前面传来有节奏的“咯嗒”、“咯嗒”的声音。方志敏急步向前，发现是一块浮动的石板在战士走过后发出的撞击声。于是，他拣来小石块填平石板。

司号员钦佩地说：“方主席真想的周到。连这么一点响动也怕吵醒老表。”

方志敏站起来，微笑着。火光映着他的脸，更显得精神焕发，风采灼灼。他稍稍低下头，慢条斯理地说：“这是小事，但小事是大事的根，我们不仅要在大事上考虑人民的利益，也应该在小事上注意让群众过得安宁、舒适。”

“沙，沙，沙。”部队前进的脚步声，伴随着渐渐的春

雨，轻轻地、轻轻地落到地上，悄悄地、悄悄地哺育春华。

12日下午五时左右，方志敏、乐少华、粟裕、刘英率先头部队800人抵达杨林，这时，获悉与婺源、德兴交界的白沙关、与德兴、玉山交界的豪岭关都有重兵把守，要强攻高1丈5的石城夺路前进，势必伤亡很重。指挥官应爱民如子，岂可把千百人生命当儿戏往虎口里送？

怎么办？先住一晚再说吧，部队实在疲惫不堪了，然而，方志敏当机立断：“只能稍息，不可歇夜。”他深知，部队转战皖南，又饥寒交迫，一个个疲得皮包骨头，看看令人心如刀绞，想想是该大歇一场，杀猪宰羊犒劳官兵，让部队恢复元气。可是，前有浙赣保安团拦截，后有十万追兵衔尾，一旦七倍于我军的两股敌军合拢，岂不是一条勒在先遣队脖子上的绞索！？那就会卷旗倒戈，全军覆灭！在恢复疲劳和保存实力两者之间，只有傻瓜才不会权衡利弊，择善而从，要照顾群众现状，更应该珍惜士兵生命。方志敏决定：连夜翻越南华山，过徐家村、上马岭，进老苏区，路程虽远些，而安全系数大得多，因为这一带眼下守兵极少，在这个灰色贸易必经之路上的基干队，便衣队已“统战”到我们这边，至少是中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发生战斗。

先头部队当即过桃花坞，入瓦里冈，由当地一位老汉带路过南华山，第二天凌晨4时前，800余人未鸣一枪，悄然越过马岭，急驰江西省德兴县港头村。

就在这一夜，浙保二纵五团也从开化城南方向的星口出发，向西南急进70里，直扑徐家村，同时，江西保安团也斜插到港头一带，先头部队与主力部队栏腰截断了。

在陈家湾大庙里，大家焦急等待主力到来，中共开化特区委书记邵伯平自己化钱买了一只鸡，要给志敏同志补补身

体，可鸡汤冷了又热，热了又冷，还是未动，方志敏哪能咽得下去呀。现在是站在阴阳界上，如不按原计划于下午三时冲破常山乐平封锁线，军队就会葬身黄泉哪。

通信员跑来了，方志敏流星疾步到门外迎接，他打开刘畴西的回信。信上居然写着：“部队疲倦，本日不能继续前进。”

“志敏同志，你看怎样好？”乐少华、刘英、粟裕异口同声地问。

方志敏浓眉紧蹙，沉重的步伐慢慢移到窗下，他蓦地转过身，把手一挥：“不等了！冲出去就是胜利！”他走到粟裕面前，右手压到粟裕肩上：“少华、刘英重伤未好，这突围，你就得多挑些担子了。我去接应主力。”

“不！我接应！”粟裕态度很坚决。乐少华、刘英也赞成。

“我是主要负责人，怎能丢下主力先走？”方志敏坚持己见，“再说，这一带的地理，我也比你们熟悉哇。大家别争了，时间不等人，就这么决定吧。粟裕带队连夜跑进，冲过封锁线，明晚在十大坪配合地方武装，掩护主力突围。”

粟裕只得遵命而行，大家含泪握手道别。

决策，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维活动，有时竟事关生死存亡。方志敏关于先头部队行动时间、地点的决策，不仅保存下800余人性命，更为浙江省委和浙南根据地的建立奠定雄厚的基础。

刘畴西、王如痴率领主力，不仅不听方志敏派人来的催促，反而在杨林、蕉坑一路宿营，还磨蹭到13日上午十时才启程。行至徐家村即遭到敌军伏击，被迫改道，顶风冒雪上

菜刀冈往西摸进，14日晨到南华山西南的王山村。

这时，敌49师、21旅、浙江保安师，足足有14个团的兵力包围过来。我军主力被围困在纵横约十五里的山林中。

1月19日，将近新春佳节。战士们穿着几件单衣，有的还赤着脚，踩冰踏雪跟方志敏爬上南华山。

怀玉山脉北行十五公里进入开化，然后分为两支，其中一支往东经过四座千米高山共长7公里到达菜刀冈（1114米），再往东2公里即为南华山（1166.2米），又东9公里尽于龙山溪，成为杨林与桐村两乡之界，是开化46座千米以上高山之一。

雪中南华山，银装素裹，翠竹参天，雪压而不弯，20师参谋长乔信明说：“方主席，这片竹子就象我们。”

“哦！象，象。”方志敏拄着棍子，喘了几口气，他又抓住一根毛竹摇了摇，竹叶上的积雪飘落下地，竹子更显得苍翠挺拔，方志敏感慨异常，吟诗一首：

雪压竹头低，
低下欲沾泥；
一轮红日起，
依旧与天齐！

他坚信，只要能冲出去，损失的这部分队伍，凭着一年半载的努力，是很快可以恢复起来的。只要努力干，不怕不成功！

他们寻找机会突围，有一天，在大山茅棚里遇到个年过花甲的病老人。老人愿意带路，战士们便抬着他从金竹坑突围，因为不知道这里只有一连守敌，所以，敌人在黑夜盲目向山谷里打枪，并打中刘畴西右手时，红军又调头后撤，坐失良机，失去红十军重整旗鼓的希望，留下一场历史悲剧的